



403
76



13
403
76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仇讎上

周禮地官調人曰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馬融曰與為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仇也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

禮記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左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



新金圖書
此係明八年治
冊八人
月山同
悼君以贈
郎君以贈
所購以贈

卒事具薦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也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使孫書

孫書陳無字之子于占也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

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繡連所紡以度城及而藏之以待外攻者

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

登縋繩也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

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

廬傷將指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也還卒於陘去檇李

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日夫差而忘越王

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也

又曰五年春晉圍柏人令仰朔為柏人宰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

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也昭子范吉射也

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

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

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以死節也

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

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

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

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

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

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讓刃其扞曰欲為

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知

伯已死無後而其臣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又

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
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
啞變其音有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
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
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
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
後世人臣懷二心者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所當過橋下襄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讓也使人問之果讓於是
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
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之深
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

之知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
乎豫子豫子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
爲計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義忠臣以死爲
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
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則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板劍三躍擊之曰
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者皆爲
涕泣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
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飲也
又曰項梁殺人與項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
梁下
又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

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五代相韓故乃變姓名之東海得力士以鐵椎椎秦始皇中其副車○又曰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漢書曰原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表山松後漢書曰蘇謙字仲讓爲郡督郵李嵩爲美陽令貪暴謙案得其賊謙遷金城太守治有異跡延熙九年至

京師嵩時爲司隸收謙誣陷之死獄中謙子不韋字公先變名姓以家財求劍客邀嵩不得嵩遷大司農乃於司農府旁買舍夜爲地突入嵩室中嵩適出不值破其卧具嵩大怖棘屋上以板棧地而卧一宿數徙不韋乃至魏郡掘嵩父冢斬級以祭父墓級首

又曰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家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置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隴撞擊鼓赦書下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者予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貲與之視其乏者輒

假衣裘不問多少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祭其子冢也

又曰趙熹字伯陽南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十五常思欲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也

又曰申屠蟠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又曰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又曰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

伯有好奴以賂寵寵貪之爲盡殺寬家屬寵之悖德不仁
貪狠如此

又曰鄧惲友人董子張病將終惲候之子張視惲戲歎不
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惲即起將客遮
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即詣縣以狀自
首

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
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罪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
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東
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寃魂

范曄後漢書曰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劉輔鯉怨劉盆子
害其父因輔結客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
乃得釋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遊俠常以報仇
解怨爲事至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
得脫在外乃募衆得千餘以攻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
爲不義乃捨妻子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
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
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兵大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
之豐遂殺之

又曰韓暨字公至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
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父
墓由是顯名

又曰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
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
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

刀戟步出

吳志曰孫翊之妻徐氏甚美賊嬖覽殺翊悉取其嬖妾而復欲逼徐氏恐違之見害時月垂竟乃使人謂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己之狀欲立微計以求助焉高嬰等聞之涕泣言舊蒙翊恩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餘人以徐氏之言語之乃皆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大小怪其如此無不惶懷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拜戶外覽纔下拜徐氏即呼二君可起高嬰等齊出卽時殺覽徐氏却服縗經使持覽首以祭墓舉軍震駭以爲神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避統不與相見

孫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王隱晉書曰趙誘爲杜曾所害誘子盾斬曾食其肝肺又曰相温父被害之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密欲報仇經年方知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由是名重當時又曰龔壯字子偉值惠懷末天下大亂李特爲寇壯父叔並爲特所害壯欲報仇會李壽鎮漢中壽時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壽然之遂帥衆還討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讎壽旣捷因欲官壯誓不仕又曰沈充敗于吳興吳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誘內充重壁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我汝族滅

矣儒遂殺之充子勁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沈約宋書曰沈林子以仇讎未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
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
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直入預男
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孫嚴宋書曰宋越父爲蠻所殺其讎嘗出郡越白日於市
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後魏書曰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
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
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
又曰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
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
特免之

梁書曰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
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
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
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
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唐書曰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
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更嫁無兄弟及長常思
復讎無忌從伯嘗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
殺之旣而詣吏稱父讎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
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雍
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散其器用字於今世以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庶務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庶務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庶務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仇讎下

太公六韜云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令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列子曰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其子來丹謀復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之順風而趨雖怨不能稱兵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鏃鏑摧屈而體無痕負材力視來丹猶鷄鷩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丹垂涕曰願爲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

已下具
劍部

淮南子曰魯人有爲其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
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
驅撫而止之曰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
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琴操曰樗里牧恭爲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
其室而鳴於是覺而聞走馬聲以爲吏追之乃奔而亡明
視天馬迹也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動吾處
不安以告吾耶乃感懼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讎家
候之不得也

又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
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
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
齒盡相似耳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內琴中刺韓王

國語曰吳敗越於會稽勾踐說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
不足也與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
之罪也親爲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
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今夫
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人水犀如牛其甲有珠鑿以爲甲也不患其
志行之少恥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定西河之守誰可
用對曰荆伯柳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
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伯柳爲西河守伯柳見解狐而
謝之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終寵下車牙
以德幹進任喉舌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

常用惟焉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
牙曰父爲豪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
尊祿重而塵恥未判是以長愧而無止也牙乃備僕自貶
至于宛陵聞張好馬與校圍交通遂充騶馬之職乃先醉
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驚起伏側階
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孝子傳曰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色養蒸蒸盡於孝道
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
相許於是少年歐撻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
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
墓焉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于路仕衛赴
蒯賸之亂衛人狐厲時守門殺于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

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厲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
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
報壻避之仇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
燒死○又曰郟陽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
有三子季兒兄弟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
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
生而戴天履地乎遂以繩自縊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
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也

又曰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
欲報夫而無道聞其妻孝義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
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
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代欲以身當之且曰諾

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家痛以為義遂釋不殺其父

越絕書曰伍子胥入吳居三年闔閭將為之報讎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與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閭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也

趙擘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思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群臣聞之咸曰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二十一年興師滅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王談年十許歲父為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之志年十八密市利插刃陽若以耕耘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於橋上以插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搜神記曰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隣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隣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殞殮報讎漢宣帝嘉之拜中太夫

幽明錄曰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有古深窞數處馬將趨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公曰此中有窞恐君墮耳

令曰汝爲何人公爲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
恩因滅不見令身感其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
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
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
從之

解系傳曰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
兄弟將殺之梁王彤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
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崔鴻前燕錄曰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
寸雄姿魁桀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群慷慨謂群
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
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閉

殊俗不聞聖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
死作羶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
忍不恤下爲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業年十歲常縛
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大號而泣不中瞋目大呼要中
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如此業泣
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所以申罔極之心耳
陳留志曰韓卓父嘗爲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候殺之
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
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援杖復耻而止
常璩華陽國志曰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
以母喪歸宗爲安衆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
會赦免

應劭風俗通曰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

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梁祚魏國統曰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魏文帝雜詔曰喪亂以來兵革從橫天下之人多相殺害昔賈復寇恂私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輿而載

崔鴻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廆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皇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虞預會稽典錄曰朱朗字恭明父爲道士淫祀不法遊在諸縣爲烏傷長陳頽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頽以病亡朗乃刺殺頽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將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廣德神異錄曰賈氏女不知何許人年十五父爲宗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及強仁長乃共殺讎者自列其罪高祖嘉之

又曰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歐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仕州府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剗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州自陳刺史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當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

以求生路君操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太宗特原之○又曰張琇蒲州解縣人父審素爲郿州都督在邊累載有紕其軍中賊罪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奏審素無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遷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是年瑄琇候萬頃於東都城挺刃殺之瑄雖年長其發意及手刃皆琇爲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

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讎上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斯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琇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須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爲父報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讎殺傷何限咎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直付河南府決殺瑄琇既死士庶咸傷憫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中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所其爲時人所傷如此

唐新語曰杜并父審言善五言尤巧書翰恃才蹇傲深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時輩所嫉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酣醺密刃刺季重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耶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嘉歎之
又曰衢州人余長安父與叔二人共爲同郡衣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時裴均當國李鄴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臯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怒 怨

說文曰怒恚也

易曰君子懲忿窒慾

尚書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

毛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如震如怒闕如虓虎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左傳曰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也子

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閱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齊侯遊于姑焚遂田于貝丘姑焚貝丘皆齊地也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于車傷足喪屨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

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

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必

亡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又曰衆怒不可犯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而逐獻

公

又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闈乞肉焉奪之杖以敲

之公在門臺臨庭闈以餅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

射姑旋焉旋小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國語曰晉郟獻子如齊聘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獻子

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郟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

必發諸晉國逞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

也

史記曰孟嘗君客于趙平君趙人聞孟嘗賢出觀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吳楚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佐我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

又曰趙使藺相如賚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

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好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以示美人以戲弄

臣臣觀大王無償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擊臣臣頭今

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秦王恐其破乃辭謝固請大

又曰鄒陽上書於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馱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日樓煩應劭曰樓煩胡

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於鴻門沛公起如廁招樊噲

出獨騎噲與斬強滕公紀成晉灼曰紀通父步從間道赴軍使良

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

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范增怒撞其
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見謂布何苦而反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又曰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
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又曰上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百騎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而
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太后繇此銜嫣嫣時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大
怒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
怒曰帝方對我飲用此時持事來耶起手抵破書案

又曰龐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
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
言乎

又曰鄧晨南陽人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汚
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
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又曰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栢譚曰天下事吾欲識決
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
之非經上大怒曰栢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
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又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輔國
政勿有隱情憑曰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

陛下納膚受之譖遂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子復欲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出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誇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上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又曰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園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鳴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諱行事人使不加力旣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

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遊共討強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繆襲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敗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閔乎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遊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即歸服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覽照恚怒輒撲照着地

又日諸葛亮既屢遣使交書於司馬宣王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仗節勒軍吏以下乃止吳志日呂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當顧見呵不能禁歸告其母母恚怒欲罰之蒙日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日孫權爲吳王忻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日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翻雖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日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蜀志日姜維爲鄧艾所摧還往陰平尋被後主勅命乃投甲詣會於涪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晉書日王導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

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日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日不聞餘物唯有短轆轤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日吾往與羣賢共遊洛邑日何曾聞有蔡克兒

又日郝超實黨栢氏以父愾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日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愾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尔便燒之愾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愾於是大怒日小子死恨晚矣又日周訪爲荊州王粲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粲日荊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以爲梁州足矣粲從之訪大怒斫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

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用此何爲人云
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
齊書曰袁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
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
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表彖爲臣說之上
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爲慕容恪所擒慕容儁立問閔曰汝
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尔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
一時英雄何爲不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李冲
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

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
藉冲而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冲時震怒數責彪前
憊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冲素溫柔而一旦暴恚
遂發病荒悻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
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列子曰宋有蘭子者以伎干宋元君雙杖屬其腦弄七劍
而躡之元君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鷓戲聞之復以干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伎適值寡人有忻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復望吾賜拘而戮之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下車而前謁者道之盜跖聞之忿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大怒而展其足按劍嗔目其聲如吼虎
韓子曰孟孫獵得麕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不得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使爲子傅

燕丹子曰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容皆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色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色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色白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告之聖諫願大王勿伐齊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鐵槌身絕爲五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賜以鑊鏹之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對陽陵君陽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

血五步即按其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

烈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暝日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怨

尚書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崇信紆回放黜師保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毛詩曰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又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

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季氏芥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室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又曰晉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害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產曰我聞忠恕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語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

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專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東觀漢記曰長水校尉耿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對徵下獄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

年宜封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敢欺欺天乎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

王韶之晉紀曰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有之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所以怒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各在於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怨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怒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氏之璜揖讓而進之則忻暮夜以

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妬余之娥

眉兮譖詠謂余以善淫譖毀也誣謬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襄王之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

皎潔聞於國中襄王見昭君端正閑麗進於孝元帝既不

幸納備後宮積五六年王昭君心有怨曠不飾其形容元

帝每歷後宮踈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

設倡樂乃令後宮莊出昭君怨恚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

盛服形容光輝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

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龕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

誠願得往元帝見昭君便驚悔不得復止遂以與之王昭

君雖去漢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

萋其葉萎黃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

又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葺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不墮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論語曰貧而無諂

左傳曰室如懸磬

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也與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

又曰邦有道貧且賤耻也

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語曰端木賜駟馬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矣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家貧則不及人也吾是以憂子賀我何

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武子晉正卿欒書也大夫一卒無者不及上大夫

其官不備其宗器器祭器也宣其德行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

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也是以賀

若不憂德之不脩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也

戰國策曰馮驩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相孟嘗君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

受之左右皆知君賤之食以草具居有頃驩倚柱彈其劍

缺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乃

比門下魚客居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

告孟嘗君為之駕比門下車客後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

乎無為家左右皆惡之以其貪不知足也孟嘗君問驩曰

公有親乎對曰有母孟嘗君令人給其食用無使乏驪乃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事問門下諸客有能習計會能爲吾收債於薛乎驪獨署曰臣能孟嘗君怪曰此誰乎左右曰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吾負之未之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久闕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債乎驪對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將行驪問曰收債畢市何物而返也孟嘗君曰視吾家之寡有者驪遂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券既合驪乃矯君命以所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萬歲驪遂長驅而還見孟嘗君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乎對曰畢何市而返對曰臣竊計宮中珍寶盈室車馬實於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若何對曰今君有區區之薛

不務拊受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盡以賜之而燒其券民時呼萬歲此臣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於是期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王出畋忽有劫王者意甚疑之孟嘗君將出奔其舍人魏子初爲君收邑三返而不敢入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爲君教與之以故無入至是魏子所與賢者聞孟嘗君出上書言其不亂請以身盟遂自刎於宮門湣王大驚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謝病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於道傍孟嘗君顧謂驪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見之矣驪對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矣今君止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百斤西遊於梁說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諸侯先迎之者國富兵強於是魏昭王以其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遣

謁者賚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固辭不往魏使三
返潘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
謝孟嘗君使返國驩又請曰願得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
廟既成還報曰三窟以就君可高枕而樂矣孟嘗君乃還
為齊相

史記曰孫叔敖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其子無
立錐之地

又曰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推車
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
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
為上卿

又曰顏無繇字路顏淵父也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賣車以作槨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獨得勃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之
曹參因以為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拜為都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
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人笑之

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
置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今臣困
願以餘光振之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家貧嘗於臨邛市與人
沽酒傭為酒掃身着犢鼻布裋於市中然少好讀書學擊

劔小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曰相如後遊梁數年歸素與臨邛令王吉善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請長卿長卿謝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乃自起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歡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爲鼓一弄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竊窺之相如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女不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文君久之與相如俱至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於市卓王孫耻之昆弟諸公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失身於相如相如雖貧其人才足依也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僮僕百人錢百萬文君與相如乃歸

成都武帝立蜀人楊德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意曰此臣之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可觀乃作上林賦賦成奏之帝大悅以相如爲郎後拜中郎將建節使至蜀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於是鄉閭故人及卓王孫諸公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王孫於是喟然歎曰老人所恨得使女事相如乃晚耳又曰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又曰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兄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事曰食糠粃耳有叔

如此不如無平好讀詩書家貧居窮巷以席爲戶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又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又曰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貧無費用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又曰嚴助侍讌從容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卿太山鉅平人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京

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酒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以自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

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少好學博達善屬文家貧取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又曰揚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下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又曰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備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人
范曄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濟陰人也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讓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備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又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若此難以久留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許之曰當醞酒會內外共議既而致酒宴客充前跪白母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今遣斥便叱去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目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皆造問焉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東觀漢記曰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奔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土埋藏而已

又曰栢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治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

又曰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又曰周紆爲渤海太守赦令詔書到門不出夜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贍身築塹以給食章帝知憐之復以爲郎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續漢書曰范丹相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章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於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捋拾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閭里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裏生魚范

萊蕪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也又曰王苑字仲安貧賤茅屋蓬戶藜藿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貧母老常鬻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太尉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傭嘗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獨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

相敬如賓

又曰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揚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也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相謂曰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耶又曰劉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又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芭以自供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居魏土少貧賤鬻畚爲業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畚而無直曰可隨我去取直

猛隨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頭鬚悉白從十許人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雇番直遣人送猛出顧視乃嵩山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共糠飯繩索作牛衣賣手繩口誦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人事部一百二十六

貧下

魏志曰崔林字德清河東武城人也幼時宗族莫知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鄴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擢爲冀州主簿

又曰華歆素清貧祿以賑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草吏同郡吏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見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遂與之婚

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性嗜酒其家甚貧好賒貸輒言
豪富必相還孫權甚奇之魏將夏侯尚圍南郡作浮橋渡
百里洲璋於上流伐葦作算欲順風放火算成尚便引退
璋遂爲平北將軍

晉書曰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曬衣裳咸宗
族於庭羅列衣服咸貧無物乃脫犢鼻布褌以竹竿頭挂
之人問故荅曰未能免俗

宋書曰武帝少時其家大貧與人傭賃及登帝位耕具猶
存并衲布襖並令收掌以示子孫令爲規戒

又曰江湛家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
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
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陶潛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
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顏延之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
公子延之居常罄貧球輒分財贍之

齊書曰王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
啓明帝帝卽勅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又曰虞玩之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履造席太
祖取履視之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着此履已二十年
貧賁不辨易太祖善之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初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食
唯有韭菹滷韭生韭雜菜在彥昇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
鮭常有二十七種菜王儉川爲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
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淶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言之官至御史中丞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
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
繞
後魏書曰胡叟居家蓬室草戶唯以酒自適常謂人曰我
此生活似勝焦先不治產業飢貧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
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犍牛作布囊容三四升
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視之蔑如
也
隋書曰張仁諷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
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
几皆有處所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又曰虞世基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省無產業每備書

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
者莫不吟詠
又曰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
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
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唐書曰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
輕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
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
又曰李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
耕致養嗜學力文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
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

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說苑
列女傳曰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哀其被則斂矣妻曰哀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不哀故至於此
又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是何言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愛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不亦可乎莫之能應遂復與

夜

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蒙山之陽以藿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

東方朔別傳曰朔書與公孫弘借馬曰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廡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李邕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稻田三十畝第宅一區至京學問常以賃書自給為人沈深弘雅有大度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遂至成臯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鄣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其父兄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

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泣曰欲書取書耳不須費也

相階別傳曰階貧儉文帝嘗幸其第見諸子無禪文帝搏手笑曰長者子無禪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二子為郎使黃門賚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禪矣

文學見貴梁貧恒賣書以供衣食

汝南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潁川人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床令遣以乾糗就遺之定乃受半

三輔決錄曰第五頓字子陵倫小子以清正為郡功曹至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洛陽無主人鄉里無出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允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一束芻暮臥中且燒之

華陽國志曰朱良字雲卿什邡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以諷誦同業憐其貧給米肉不受家貧恒以步行為郡功曹

世說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躬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俗說曰謝僕射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方使婢賣狗供客比得食無氣力可語

又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縑袍無裏二旬九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文君貧愁懣

以所服鷩鷩裘就市人楊昌賈酒遂相與謀還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

墨子曰天下有義則富無義則貧

列子曰管仲之相齊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其後田氏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若實名貧偽名富也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又曰齊有貧者乞於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豎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豎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豎哉

又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謀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

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天有賜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龜鱉亡非盜也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又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棗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鬻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予三百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曾子居衛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之領下汝得之必遭其睡若龍寤子尚奚珠之有哉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於人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又曰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

抱朴子曰洪稟體庶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荆棘叢於庭宇蒿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淮南子曰貧人夏則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焉爲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煬炙也向竈口之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喻之喻猶方也

又曰人有盜而富者未必富盜有廉而貧者未必廉也
符子曰楚之交于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相與居乎太
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草門不扇蓋茨不翳而弦歌不輟
鵝冠子曰家富踈族聚居貧兄弟離

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
野鄰但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
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弃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
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
不由人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
完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
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
爾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

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崗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
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
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懷願
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
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忒饜餐食羣貪富苟得鄙
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嵩高流酒爲池積肉爲
嶠是用鳴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
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跡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
皆休揚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
堂誓將去女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貶極貧遂不
去與我遊息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御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窮
凍

說文曰窮極也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御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託載而出昭關夜行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拜稽首肉袒鼓腹
吹簫乞於吳市卒舉吳國闔廬為伯使臣得進謀如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

又曰管仲曰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漢書蘇武傳曰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繳檠
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
穹廬穹廬旃廬也王死後人眾徒去其冬丁零盜武牛羊武復
大窮

漢獻帝春秋曰王朗降孫策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王
朗即受國恩當云何報德朗對曰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
脰就羈馭足入絳叱咤聽聲東西唯命

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何晏治曹爽等獄宣王曰凡有八
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
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魏末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
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
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故大將軍東行爽還廳
事上

蜀志曰先主伐吳先主敗引退道隔黃權不得還降魏
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歸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
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
為幸何古人之可慕文帝善之

蜀志曰許靖為許邵排擯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
王隱晉書曰上攻張方決千金堰水確不作發王公家奴

婢手春給兵男女自十三以上皆從役於是公私窮踈米石萬錢

晉中興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慮窘塞□□□

道士推筭數爲厭勝之術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齊人適楚居於陵自謂

於陵子仲窮不苟求非義之食不食

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率其賢良投於胥山越兵大至

圍吳三重大夫文種相邦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桴而鼓

之於是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其辭曰臣聞狡兔已

死良犬烹敵國已滅謀臣亡今吳已病也子大夫何不虞

之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子路烹豚孔丘不問

肉所從來而食之也

荀卿子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又曰孔子適楚遊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子路曰由聞善者

天報之福不善者天報之禍今夫子積德義奚居之隱孔

子曰由芳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

通也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乎江湖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回擇

菜子貢子路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陳蔡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

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語之今丘

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世之暴其何窮之爲也

尸子曰湯復於湯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王門越王

棲於會稽秦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
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日子
必窮矣履爲人履之也而越人乘舟縞爲人冠之也而越
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燕丹子曰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爲
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其窮
之足羞矣

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宿
於郭門之外擊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
人也

雜道書曰地肺之山其下生草名曰救窮如竹冬夏不枯

取而食之可絕穀不食令人長生服之三十日行及走馬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罽網加上機穽在下
前見蒼隼後逼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
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
乍冰乍火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孔子既似陽虎以爲
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
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
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
厄也

司馬彪與山巨源書曰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
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
孔舒元在窮記曰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

乏得綰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綰三疋以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鶴節無復血色

凍

左傳襄三年曰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水故言涉也

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漢書曰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北至樓煩

會寒大雨士卒飢凍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

以五石銅爲之五色石及銅合治爲威斗也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

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鑄斗

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三輔決錄曰鮑恢父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三常

伏門外凍地晝夜號泣令感而赦之

晉元嘉起居注曰徐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邳僮令段道

益十一月冒寒出郡履涉冰雪主簿王黑等三人腳悉凍

斷

晏子春秋曰景公出遊於寒塗觀死瘠者嘿然不問晏子

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觀飢者與食病者與財今君遊寒

塗飢寒凍餒死瘠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公於是斂死

瘠發粟賑貧三月不出遊

呂氏春秋曰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

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

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

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

死弟子遂活

琴操曰曾子幼少慈仁質孝耕於太山之下遭天霖澤雨
雪寒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餓

禮記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
餓者蒙袂戴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
憫而呼之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左傳宣王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於翳桑田獵也翳桑桑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輒曰不

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豈諸橐以與

之既而輒爲公介靈輒爲倒載以御公徒而免之問其何

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論語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史記曰趙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李兌起兵敗之章往

走主父兌因圍主父宮令宮人後出者夷主父不得出探

雀穀而食之三月遂餓死沙丘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

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案盡沒入一

簪不得着身遂餓死

又曰條侯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

八歲爲將相持國柄貴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三歲其兄絳侯

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後

卒餓死

又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太后怒召趙王置邸弗與食趙王餓遂幽死

戰國策曰楚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鋪臣父臣父曰中山有事女必死之故來死君也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塚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

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使匈奴匈奴必欲降之乃幽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粟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又曰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

穀石三十餘萬民多飢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曰王莽末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吏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行人宗廟園林皆發掘唯霸陵完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飢餓辟盜入野澤掘鳧茨食之

又曰建武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食糗腹脹死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曰八年車駕討隗囂唯獨狄道爲國堅守然民飢饉啖弩煮履寄命漏刻

又曰上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搥妻父不過從兄飯寧有之也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生遭饑擾攘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王郎起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葦亭時

天寒冽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主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菓實爲糧

又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表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掖庭中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收閉殿門不出握庭中蘆葍根捕池中魚食之死因埋

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廩之粟數升後盆子去皆餓死范曄後漢書曰鄧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漢獻帝傳曰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糴或餓死牆壁間

吳志曰表徠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飢寒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摯虞餓死

又曰劉琨與王丞相賤曰不得進軍者實因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卽桑椹冬則登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吳孫韓白猶或

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強寇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
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
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
定處澄卒荊州飢荒尼殺牛壞車煮之遂父子餒死
晏子春秋曰越石父凍餓爲人臣僕三年矣晏子解左驂
贖之

文子曰神農之法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餓者
孟子曰陳仲子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井上有李
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
韓子曰秦大餓應侯謂王曰五苑之草蔬橡菓棗粟足以
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五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
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賈誼新書曰號君驕恣晉伐之出走逃於山中遂餓死爲
禽獸食之

風俗通曰俗說大餓不在一車飯謂正得一車飯不復活
也

符子曰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
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
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
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
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
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兒子
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
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着頰還吐與二

兒後並得存

幽明錄曰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歎聲聒於耳

古艷歌曰行不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常飽聊可過飢

傳玄詩曰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一食重丘山哀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齊書曰齊王自平涼下口武來感軍山之水其言一人

風沙既以徐行大船不亦一車隨隨五竹一車資不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哭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

來者拜之又曰子貢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日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又曰哭有二道有變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

謂其變衆

又曰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哭交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日善哉覬國者乎

又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宿草陳根也謂葬年

又曰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

又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少功緦麻哀容可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日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又曰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日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又日子產歸未至闔子皮卒哭且日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又曰昭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莅事而哭昭子曰
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又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
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對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
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師乃出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爲慟而誰爲
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
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
好內聞也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逕拔劍斬蛇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

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
誠欲以苦之因忽不見

又曰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
產如兄弟及聞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
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
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
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
告天莽自知敗乃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
大哭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殮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
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輅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華嶠後漢書曰趙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一以公卿中非陟無足與託名日往其門尋陟自強通陟卧未起一徑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明往詣一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左右皆驚愕
東觀漢記曰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客於遼東乃首戴盆盞哭於市言曰新乎新乎遂潛藏
漢名臣奏曰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魏志曰太祖擊黃巾濟北相鮑信鬪死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又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文帝

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嘗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傅異招則苦招

洽曰不謂卿也乃止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晉書曰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又曰顧愷之相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相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又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楮弔哭畢便去或問楮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楮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秦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知乃有不救之罪於是乃止
又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慧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又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又曰衛玠卒謝琨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又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女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晉安帝紀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之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旣而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如此輩人及康伯爲部吏尚書進隱之遂歷清顯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
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闕哭聲甚衆問何哭
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耻恨發疾而薨
沈約宋書曰劉慎字德願爲秦郡太守德願爲性麤率世
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葬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
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橫上
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
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
我爾日哭亡妾耳

崔鴻前燕錄曰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
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
容儻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未有如商者也
拜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儻慙

而授遼西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錦帛不食鹽醋
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其
哭聲皆爲之涕泣

隨書曰周羅睺進授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
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纒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
帝甚嘉尙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有鄭人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
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
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
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酣酒言事抗音而
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爲名流稱重若
此終不登一命而卒

又曰李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
 常山為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酌其屍而哭之
 又曰韋昭度知政事與李德裕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
 李德裕之為人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自以為
 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又乘比至國四下而趨行哭
 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於夫子社稷危
 矣百姓誰告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列子曰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蓋生性之道以至
於亡故無所哀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
故可哀也

又曰將陰夢火將病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又曰韓娥東之齊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曼
聲

引長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
 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
 之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淮南子曰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憤於中而形
 於外○又曰楊子見衢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
 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
 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流
 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
 二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

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嚮者刈著薪亡吾簪吾是以哀弟子曰刈著薪而亡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悲傷亡簪也哀其亡故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吟三月四墳之隣於鄒者士民嚮方道而哭沽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刑而歸遊童不謳歌舂者不相杵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每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美當道哭曰我東太山女嫁為西海婦而灌壇令當路有道德吾不敢以風雨過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於城下

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車頻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眾議亦哭相應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以九山之鳥知之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賈子以葬

又曰季康子謂子游曰仁人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珮婦人捨珠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又曰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又曰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犁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年
矣今將還國夫子不喜而哭何對曰籩豆茵席所資者也
而棄之顏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皆後之
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有不與舅氏共之者
有如河水魏文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封侯其妻哭於內
為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語林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為垂涕
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為卿作驢鳴既作聲似真
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賓客
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或哭。古詩曰啼呼
哭泣如吹胡笳

